

看世界·漫谈货币国际化

先天不足话欧元

□ 潘英丽 苏立峰

济数据时更是毫无心理负担。

欧元诞生前，德国国内从民众、学界到政界的反对声音一直很大。1998年1月初，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竟然有70%的德国民众反对欧元，接受者的比例仅为26%。德国国内支持推出欧元的或许只有制造业和出口部门。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德国马克持续升值一直困扰制造业和出口部门，德国企业家对南欧国家以及法国货币的不定期贬值一直意见很大，对此，他们只能以不断提高生产率和产品竞争力的方式来应对。对他们而言，推出欧元显然利大于弊。

从美国和欧洲的关系来看，欧洲国家推出欧元的另一个目的是摆脱对美元体系的依赖，这种需求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更显迫切。1974年以后，德国马克对美元持续被动升值，德国建立一个独立于美元的欧洲货币的意愿越发强烈。在这一点上，德国与法国可谓一拍即合。

二

1999年1月1日，欧元诞生。

不可否认，从国家间的经济联系来看，欧元区是全球范围内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但在财政一体化方面，欧元区的进展则明显滞后。最晚在20世纪70年代初，德国就已经意识到财政一体化的必要性，后来《马约》的理论设计和条款规定正是基于这一认识。甚至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时任德国联邦银行行长卡尔·布勒森就指出，如果没有一个全面的政治联盟，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所要求的“高度一致和灵活的政策协调（包括贸易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社会和工资政策等）是不可能的”。

欧元诞生后的第一个10年，也即从1999年至2009年，是其发展的黄金时期。2008年7月，欧元兑美元汇率达到1.6的历史高点。但北欧国家和南欧国家发展阶段不一致、生产率有差异、货币政策不独立、财政政策不统一、社会文化和理念也有差异等引起的失衡和分歧已经在悄悄积累。

法国方面，从1973年到1998年底，法国法郎相较德国马克贬值了6次，共贬值52%。欧元的诞生显然不能自动拉平这种竞争力上的差距，相反，由于失去了货币贬值这一外部调节手段，两国之间的不平衡只能通过内部的政策协调来解决，各国政治家和政客们的协调压力可想而知。

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也被称为“欧债五国”）更是难以与经济发达的北欧国家“为伍”。欧元诞生初期，南欧国家迎来了一个低工资、低物价、低利率和高资本流入的发展黄金期，内部需求旺盛、经济增速加快、失业率下降、人均收入水平上升、社会福利提高，欣欣向荣的景象给欧元带来一片赞誉。

但伴随高增长而来的还有过度消费、高通胀、财政赤字率以及政府公债利率上升。南欧国家开始出现信贷泡沫和房地产泡沫，经常账户赤字开始累积，经济出现过热现象。

此后，欧洲单一货币的进程开始加快。1992年初签署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以下简称《马约》）规定分3个阶段推出共同货币，其核心条款是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参加国的通货膨胀率、长期利率、财政赤字率、政府债务比率等指标必须趋同。《马约》的另一个条款经常被忽视，即欧洲联盟或欧洲中央银行不得为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整体或某个成员国提供援助，也不得为其财政承诺承担责任。

此后直到1999年1月1日欧元正式诞生，经济趋同情况实际上并不理想。

南欧国家以加入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为目标，甚至不惜在财政上造假。因为加入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的眼前利益是显而易见的，若能“傍上”高信用等级的德国，南欧国家政府公债的利率将会明显下降，这将为政府继续扩大支出提供便利条件。

涉嫌造假的名单很长，首要的是欧元区第三大意大利。2011年德国政府公开的档案文件表明，1994年至1998年，德国在明知意大利真实经济状况的情况下仍然邀请其首批加入欧元区。有了意大利这一“前车之鉴”，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等国在炮制经

济数据时更是毫无心理负担。欧元诞生前，德国国内从民众、学界到政界的反对声音一直很大。1998年1月初，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竟然有70%的德国民众反对欧元，接受者的比例仅为26%。德国国内支持推出欧元的或许只有制造业和出口部门。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德国马克持续升值一直困扰制造业和出口部门，德国企业家对南欧国家以及法国货币的不定期贬值一直意见很大，对此，他们只能以不断提高生产率和产品竞争力的方式来应对。对他们而言，推出欧元显然利大于弊。

从美国和欧洲的关系来看，欧洲国家推出欧元的另一个目的是摆脱对美元体系的依赖，这种需求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更显迫切。1974年以后，德国马克对美元持续被动升值，德国建立一个独立于美元的欧洲货币的意愿越发强烈。在这一点上，德国与法国可谓一拍即合。

三

施来实施救助。到2013年底，通过欧洲中央银行为“欧债五国”提供的信货总额高达6130亿欧元。

三

欧债危机爆发至今的10多年间，仍然是有积极信号的。经过连续去杠杆、调结构和再平衡，危机国家的经济状况得到了一定改善，经常账户赤字率、财政赤字率等指标下降，经济也恢复了正增长。到2017年，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已基本恢复至危机前水平；而爱尔兰表现最优，到2019年，其GDP比衰退前的2007年足足增长了63%。除希腊之外，其他4国的国债收益率和德国国债收益率之间的利差，在2021年再次缩小到0.5个百分点至1.5个百分点区间，2023年下半年以后希腊也收窄到约1.2个百分点。欧元算是渡过了一道难关，但欧元的未来仍然难言乐观。

法国自视为欧盟内部的“政治引擎”，把德国看作“经济引擎”。在对欧债危机的处理过程中曾采用法国出主意、德国买单的模式，但这一模式越来越难以维持下去。在新一代德国领导人看来，维持还是放弃欧元不再是一个关乎战争还是和平的问题，而是一个成本和收益权衡的问题。与此同时，法国和德国内部都不乏反对一体化的声音，外围国家更是如此。作为欧元区第三大国的意大利，右翼政党在2022年9月的大选中获胜就是一个证据。因此，法德关系以及其对于如何合作的态度，是决定欧元未来走势的内部关键因素。

欧洲在国家防务上对美国的依赖，也决定了其难以有政治和对外政策上的独立地位，这决定了欧元更像一个“内部货币”，难以成为欧洲之外国家货币的“锚”。尤其是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欧洲紧随美国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引起国内能源价格飙升、通胀率上升、民众生活困难，部分制造业企业开始谋划离开欧洲，欧元兑美元的汇率一路下行。因此，总体来看，欧元在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中能够发挥多大作用，似乎很难让人期待。

两害相权取其轻，默克尔政府同意进行救助，但受援国必须接受一系列严格的条件。救助措施包括财政和金融两类：欧盟、欧洲中央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共同推出了一项总额达7500亿欧元的救助基金，首批给希腊和爱尔兰的“援助包”总额达1950亿欧元，后期给希腊、葡萄牙和爱尔兰的援助资金总额接近1100亿欧元。从2010年5月起，欧洲中央银行也通过直接购买危机国家债券等措



脑洞

澳大利亚能否打赢“青少年保卫战”

□ 袁 勇

当地时间12月10日起，澳大利亚针对16岁以下群体的社交媒体禁令正式生效，这是全球首例通过立法设置社交媒体年龄门槛的举措。根据该法案，Facebook、YouTube等网络平台必须采取“合理措施”阻断16岁以下用户的账户注册与使用，违规平台最高将面临4950万澳元的罚款。

禁令一出，众生百态。政府方面积极宣传推出禁令的必要性，并晒出了相关研究报告及专家观点；不少家长也表示支持，直呼“终于等到这一天”；科技公司们一边执行、一边开启“博弈模式”；受禁令影响的青少年们，则选择花式钻漏洞。

根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早在2021年，澳大利亚议会就启动了社交媒体及在线内容安全专项调查。最新的一项政府委托研究显示，96%的10岁至15岁儿童都是社交媒体常客，其中超七成刷到过暴力、低俗等有害内容；每7个孩子中就有1个人遭遇过成人或年长青少年的诱骗；超半数孩子坦言自己曾经或正在遭受网络霸凌。

澳大利亚网络安全专员朱莉·英曼·格兰特是该法案的积极推动者。在她看来，社交媒体拥有操纵性的算法，就像“信息黑洞”一样

把人牢牢吸住，自制力较弱的儿童更是无力抵抗。此外，长时间盯着屏幕不仅影响视力和作息，还容易滋生一系列青少年心理问题。

最终，在众多禁令支持者的推动下，《2024网络安全(社交媒体最低年龄)修正案》于去年11月在澳大利亚议会高票通过。政府将根据3项主要标准评估一家网络平台是否符合法案规定范围：该平台的唯一或“重要目的”是不是让两个或多个用户在网上进行社交互动；是否允许用户与部分或全部其他用户互动；是否允许用户发布内容。首批被列入管控名单的平台有10个，包括Facebook、Instagram、X(原Twitter)、YouTube等。目前，澳大利亚网络安全监管机构还在持续审查，后续名单大概率会继续扩容。

根据该禁令，如果平台不配合将被处以高额罚款，但儿童和家长不会因违反禁令受到任何处罚。据估算，各大平台仅首批封禁的未成

年人账户就超100万个。

家长也是该禁令的坚定支持者。澳大利亚国内民调显示，77%的人赞成该法案，家长群体是主力军。在他们看来，这是保护孩子的必要之举。

科技公司则连声喊冤。拥有Facebook、Instagram等社交媒体平台的Meta公司宣布，自12月4日起开始关闭青少年账户，同时又宣称禁令“难以实施、容易规避”，而且还会侵犯用户隐私。谷歌则表示，对于旗下YouTube被纳入禁令名单不认可，正考虑诉诸法律。他们辩称，YouTube根本不算社交媒体，还吐槽新法出台“太仓促”，孩子就算不登录账户也能看视频，禁令反而会让“安全过滤器”失效。

有学者指出，禁令既没有遏制有害内容的生产传播，也没限制推波助澜的算法，效果不会太好。比起“一刀切”的禁止，教育孩子如何安全使用社交媒体，才是更有效

的办法。

尽管有不同声音，但是澳大利亚政府推进该法案的决心十分坚定。为配合禁令发布，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向青少年发表视频讲话，鼓励孩子们“充分利用即将到来的学校假期，而不是把时间花在刷手机上”。他建议青少年尝试一项新的运动，学习一种新的乐器，或者读读“那本放在书架上很久的书”。“重要的是，要花时间与你的朋友和家人面对面地相处。”

不过，不少儿童对这样的劝告熟视无睹。有澳大利亚媒体发现，一些16岁以下的儿童，用AI人脸识别技术轻松绕过验证，继续使用社交媒体；还有人分享“通关秘籍”——用一张20澳元的搞怪面具，就能骗过面部识别系统。

看来，要在保护未成年人和保障网络自由之间找到平衡，斩断有害内容的传播链条，澳大利亚的这场“青少年网络保卫战”，还有很多功课要做。

